









魯齋王文憲公文集卷之十三

都陽三臺劉傑編
廬陵銅溪劉同校正

題跋

古中庸跋

中庸者子思子所著之書所以闡大原立大本而承聖緒也義理精微而實難於窺測規撫宏遠而實難於會通眾說淆雜而實難於折衷此子朱子以任其責而後學亦已春融而氷釋矣惟愚滯之見常覺其文勢時有斷續語脉時有交互思而不敢言也疑而不敢問也一日偶見西漢藝文志有曰中庸說二篇顏師古註曰今禮記有中庸一篇而不言亡其一也嗚然有感然後知班固時尚見其初為二也合而亂之其出於小戴氏之手乎彼不知古人著書未嘗自名其篇目凡題辭皆後人之所分識徒見兩篇之詞

義不同遂從而參伍錯綜成就其總題已天賦為命人受為性所
賦所受本此實理故中庸二字為道之目未可為綱誠明二字可
以為綱不可為目僕不揆狂僭為之隱索取而析之以類相從追
還舊觀但見其綱領純而辨也如此之精條目疏而理也如此之
盡首尾相涵可謂縝密氣脉流通可謂融暢雖各題一姓字而其
義不同一原其性之所自來一原其性之所實有雖各提一教字
而其旨亦異一以行為主故曰脩道一以知為主故曰明誠始於
天若終於天始於誠者終於誠分限嚴而不雜塗轍一而不差子
思子亦可以無遺憾於千載之上矣或曰自漢晉以來諸儒先未
嘗疑也至子朱子章分句析研機極深而無間言也子何為者而
勇乎妄論乎曰非敢妄也有所證也此書唯哀公問政章交構為
最深加以王肅質質然獨掇此章充塞乎家語之中此先儒之所
以不疑也幸有在下位不獲乎上民不可得而治矣十有四字鄭

氏所謂慎重在此者此感人之根乎其論僖壽之疾跡尚未盡也
其性參之位置尚莫掩也使後世可以指瑕索瑕正其善心者
天意也又以班固中庸說二篇五字不列于諸子之上而晦昧
古禮經之末竊意于朱子未必見也或見而未必注意也不然以
朱子之精明剛決辭而歸之久矣奚俟於今日哉

跋西樓姪孫三帖

黃山谷云學字瞻書但卧筆取妍至老老精神可與顏揚方駕
者則未之見也予嘗謂欲識坡公運用之妙當於中筆諸圓內求
之因有感亡友無適之言為之愴然書于后

右坡字

朱子字銘云放意則蕪取妍則感此八字足為作字之要該推求
南宮字當於放中求妍此前一帖是也

右米字

益公之字端重謹密如其為人此猶中年之作也每讀是傳帖無異往昔此其常德尤可歎服於此又識前輩後進受敬兩畫三筆是為世之法矣

右周平園字

蘇蘇惡翁詩

太古蘇兄錄示先府君讀先覺錄之雅健感慨如見翁焉猶歐陽公重讀徂徠集也天生之有死人所共知子路尚何所疑而形於問之子春以未知生焉知死可謂深切子路不悟終不得其死曾子之哀示門弟子以手足之全且言戰兢自持之功自謂免矣而身置一段猶在茲無絕之際吁是豈不亦難矣乎愚翁曰原自事修持及寒中履墨可謂知生矣曰之死了不感可謂知死矣曰此重讀之惻亦曾子淵水之戒云

致前人無死平日前分始詩

身如蟬蛻夢似楊花此不知死者之言故謂之詩識愚翁洞達生
死兩日前分韻詩有羽翰一息凌霄去之語此不可謂識也亦因
事微示之意耳彼以偈頌歌詩張皇悞諫者是不安於死者之所
為觀此可以知愧矣

跋鄭北山梅花三絕句

詩言志志者事之符也北山公賦梅花三絕豈非平生之益辭乎
券臺之上宜植十數根林立於翁仲之間使公生氣常伸於巖之
大雪之中勝於豐珉信後之刻多矣巖亦然之

跋大愚四帖

麗澤輟響而大愚先生實嗣其音故於同門朋友拳拳焉叙若家
人然觀此四帖藹然忠厚之意見于言表機杼之感參松之間皆
相與之真情王丞諷切之戒所以全交道之不苟寒愄兀兀恍如
昨夢此當在明招感成公講道之故迹也不能生之語尤見守

命義之有力兕董不免為故人累非平日敬愛之深必不輕發此
言時慶元乙卯之冬而先生果終於謫所嗚呼悲夫景華吳公之
後保守此藝帖今七十有餘年家世曄然足以不朽族孫穉將以
前後二帖登于樂石志趣之雅所可尚也為之書于后

書萊西亭鈍漢傳後

昔先大夫與相國葉公同讀書于野堂同登紹興戊辰第誼甚篤
也先君與直閣公契好尤密某幼孤廢學中年始獲登西亭伯仲
之門即獲觀鈍漢傳當時未解公意但知字有樂毅論躄罷感惟
謹咸淳辛未之季春公之子天啓攜此傳出示恍然如異世事自
念某亦嘗以魯自厲魯猶鈍也鈍亦魯也字義一而用有不同公
欲全其鈍無競世之心也某不敢安於魯有願學之志焉今某之
魯猶故而公之鈍不特全於一身天啓入仕餘四十年一磨猶未
入手可謂能世其鈍者與斯所以為識者之所敬云

書鄭北山祭吳忠烈廟文

以書生馭宿將危事也豈虛言足以服其心哉每讀北山鄭公吳廟之誄使人躍如凜乎壯哉辭也默成先生所謂至矣遠矣尤有餘味然不有英氣鼓舞於灌蕩之表警戒豈能竦然於稱贊之中乎嗚呼子房妙於機策士也孔明精於才自用也惟裴晉公謂處置得宜者近之後一百三十年里下士王其傷今思古為之長太息書于崖碑之後

跋東邨山谷詩軸

古澹翁元豐乙丑在館時舍外甥孫華老之詩氣和而真力壯音澹而古意完此所以為高也然世之知公者不過曰老禪曰草聖曰詩派宗祖而已孰能思其名在黨籍難險百罹蟬蛻南荒而不悔高風勁節凜然千古東邨先生抑亦尚慕其為人豈徒寶此軸哉幸蚤輟清俸登之堅珉不然則墨必盡剝而迹遂堙微豈不為

博雅之恨乎

跋朱子帖

乾道丁亥秋文公朱先生訪張宣公于長沙道由昭武拜謁明黃公中于里第先之以長書其辭前後有曰八月十一日具位朱某敢齋沐裁書請納再拜之禮于尚書端明文台座云云今日之來蓋將頓首再拜于堂下以償夙昔之願伏惟明公坐而受之使得自進于門人弟子之列而不孤其所以來之意則某之幸也鄉裡之深不自知其越僭敢以書先于將命者而立于廡下以聽可否之命其書見于文集九月抵長沙此書則在長沙時遺東萊先生呂成公之手筆也故書中自言見端明事稱其德履且自愧淺之為丈夫時朱子年三十有八其景行前脩氣識宏達度越一時至今使人矐然興起嘉定乙亥金華後學主柏受是書於成公門人獨善汪公大度之家寶藏于笥又五十有七年矣嗚呼自三先生

之聲教絕響後生小子安識前輩敬老尊賢之禮哉至在辭受之
宜儒釋之辨當時朋友切磋之實意典則滿紙義理沛然大有補
於世教者後欲併刻石于麗澤書院以退弗果慨流風之日遠悲
遺墨之遂銷為之三太息敬識其不敏於卷末云一百有五中秋
某拜手謹書

跋潘竹真四尖詞

竹真以扛鼎之筆力游戲題詠張皇幽眇華彩四尖使人畏避不
敢逼視正坐山靈水湄不能窄局深拒漏泄一段風雅於二三君
子以發鴻音振古之闕而反嚴號令戒堅壁或者疑此意之未廣
彼將復命曰今之王公大人所好正不在此請毋過慮

跋北山畫朱子詩送章軒

朱子遠遊歌雖少年之作已見其器局之廣立志之堅既有以開
拓其問學之基矣其送胡齋劉忠肅二詩則紹興己卯時年方三

十克已一詩觀書有感二詩則紹興庚辰也挽延平先生二詩則
隆興也酬南軒贈言則乳道丁亥也齋居感興二十首及分水嶺
絕句則乳道壬辰也論啓蒙絕句則淳熙丙申也題寫真絕句則
慶元庚申踰月而易著矣朱子之詩凡十卷其精微之蘊正大之
情皆所以羽翼六經發揮聖道何止此三十有二章而已蓋余平
日之所涵泳獨於此而有得焉端平丙申請于北山何先生書于
一編清勁端楷無一筆匆匆亦足以見其心德深潛淳粹之懿慨
北山已不可復見將誰與同此心事韋軒別駕純實廉介恪守家
法景慕朱子發於誠心婦敬北山意亦獨至於其滿替而婦侍庭
也敢以朱子遺成公一帖及此編相其行行必有贖禮也或暇日
整衿澄慮披展玩索躍然興起如相與撰杖於滄洲雲谷之間不
知古今之遠出處之異庶不負尊賢之初心云

僕聞前人語學詩者須有夙根有記魂有吟骨有遠心然後可以
穎異上三者出於天資不可強至於遠心當從學問中來今觀吳
君詩集前有吾畏友葉通齋序矣奚待僕之言况感興前三者已
窺朱子之遺意學問亦可以得師尤不待僕言者輒書於後而歸
之云

跋東坡所藏帖

咸淳辛未之冬懷長東坡先生出示本朝名公帖其後有跋乃李
文簡之子校書公及鴈湖也校書名在慶元黨禁嘉定辛未偽禁
初解起知三湖鴈湖字季章於朱子為尤密今言得先公手書凡
八紙止存其二而已錫山尤公攻愧樓公固先友也若後湖蘇公
浮休張公清江劉公相去差遠未必及交內有諱復者不知為誰
或疑其姪顧名雖不甚顯字已將滅隱然尚有典刑古人所重墨
蹟不特取其字也亦敬其人也世變之開闔盈虛豈有窮哉如慶

曆元祐諸賢之帖今已不可多見况晉唐之名家手雖然物必萃於所好誠能博擷廣受久而不倦豈止晉唐之遺跡尚可得雖鼎鼐之潤篆籀之光照映於左右亦不難矣呂子曰心思之不可固而滯也是亦不可不鑒也

跋怡齋吟稿

先君子與博士戴公為同門友契好甚密予自束髮常得立侍左右先君之喪博士哭之甚哀撫諸孤甚厚未半年博士竟卒于中都哀詩傳播方知為公夫人之作也益重博士之賢足以掩夫人之文聲與先君同日薨于婺女鄉兩塋相望不半里其後嘗展升堂之拜與公諸子亦密獲觀怡齋吟稿凜然貞潔之操見于此與間自年聞雅殊無粉澤之氣古之列女節婦未必有也夫人卒先兄適莊為書埋銘一時哀挽有曰士誅文千古恨怡齋吟稿一編遂為絕唱不韋風規不振遺書散逸予嘗太息而言曰吟稿與

塵俱不見誅文和恨總成空後六十年族孫奕撫一巨帙見過吟
稿誅文恍然到日而幽刻亦在焉為之噫喜感慨曰後世固有好
雅之士不患不傳斯稿也正患斯稿之傳可傷夫人之無後也雖然
三百五篇多婦人文子之詩聖人未嘗不採所以興起人之善心
導性情之正有補於世教也尚矣固不家藏而私寶也予於是
書于卷末云

跋朱子與汪獨善手帖

朋友之義實貫人倫如五行之土五常之信不亦重乎昔獨善汪
先主從大愚呂先生之在表所也不惟調虞扶掖以慰其宰落之
懷而又講切磨剗以勉其所未至固無愧於朋友之義也某為兒
時及侍文席言語容貌皆尚和易人不過以謹厚長者名之及義
所當為奮袂逕前乃如是之勇有平日言論激烈者之所反不能
何也先主嘗書而刻之柱曰君子欲訥於言而敏於行此亦敏行

之一驗與今觀文公手筆粲然辭氣慷慨所以嘆息二先生之事
凜凜然足以立千載懦夫之志是以起敬而書于後

跋朱子所書出師表

聞昔宋文公酒每酣多朗誦出師表而或書之以贈友人今見刻
本想其慷慨興起之意猶憐然點畫間文公嘗曰孔明有王佐之
心而道則未盡學者固不可徒贊歎於一字之間而已要當知其
心之所存道之所未盡庶或有得於文公所以書之之意

跋劉為堂作立齋銘

昔夫子教伯魚曰不學禮無以立教門人亦曰立於禮又曰不知
禮無以立也則知聖人教人教子無以異也今為堂所作立齋銘
而推廣立之義以是認其子以是教門人又以是勉其同志可謂
得聖人之心者與切謂上立志於道固無以為立之本然道之
體廣大而禮之用精微是故必存心以極其廣大又必致知以盡

其精微二者相資然後能卓然自立故不為事物之所撻奪矣
身之所當共勉也

書尹和靖墓銘後

先生戊子所進讜議明大義以破奸謀正君心以立國勢不令而
後求去此正是從容進退可法者也今誌墓者不善此一節乃曰
朝廷哀其病且老使以奉祠而去是向等語哉徐考其為人乃
事秦檜方為訐訐之舉豈非其邪忘方熾反以是舉為先生之病
乎讀之令人氣塞不知秉史筆者能發明否

跋滕行父三峽圖

巴峽之險古矣然則西方之險與東方之險與水固無分於東西
險則因水之高下南渡恃蜀非恃險也以魏公之倡義二吳之志
武雖有與王之基亦僅僅自保耳數十年來貪風西被蜀產盡而
人心離故狂戎以數千騎如騁無人之境今之任蜀果有張吳之

才與否則所謂巴峽之險方為東南之深虞江山如昔而形勢頓異不知當路者曾以是為慮與因觀圖有感題其後

朱子詩選跋

先生之詩見于文集者止十卷每病其比次失倫哀定紛錯無以考其歲月之後先因以驗其進退之序首卷雜先生手自刪取名牧齋淨稿然實少年之作也今觀遠游一篇一見其規撫之大立志之堅既有以開拓其問學之基矣其次卷則自同安既歸受業於延平之後時年二十有八自是往返七年然融會貫通而寄興於吟咏之際亦往往推原本根闡究微眇一端於義理之正盡洗詩人朝弄浮之習其抗延平時年三十有四誦其本本存存之句亦可驗其博河洛之心矣南岳唱詩實覺道丁亥時年三十有七齋居感興二十篇其壬辰癸巳之間事已備述皆道之大原事之大義前人累千萬言而不能盡者今以三言約之既又

詩之最精者真所謂自然之奇寶與南康諸篇則已亥之後於是
碎十矣晚年詩不多見末卷尤不可考最後題寫真絕句去易嘗
經一月其任重道遠之意凜然於十四字之間嗚呼至矣先生道
德學問為百世宗師平生所著述以幸學者不為不多而學道者
不必求之詩可也然亦道何往而不寓今片言隻字雖出於揮筆
脫口之下皆是見其精微之蘊正大之情凡天道之格于上人
事之決于下古今之治亂師友之淵源至于忠君愛國之誠心謹
學脩己之大要莫不從容灑落瑩徹光明以至山川草木風雲月
露雖一時之所寄亦皆氣韻疏越趣味深永而其變化闔闢又皆
古人盡力於詩者莫能闖其戶牖亦未必省其為何等語矣某又
於遠遊篇真二詩獨得其為學之始終焉庶幾中全聲王振蔡之
大成也與

朱子繫年錄跋

朱子繫年錄者錄朱子之遺事而繫之以年也先生舊有年譜門人各以意裒集往往詳其出處者或略於講學條其著述者或缺於事實殊恨未周某生也晚曾不獲待滄洲之杖獲高山景行寤寐不忘近年以來得先生遺書一二而潛心焉每欲考先生著述之前後以驗其進德之序文字缺略力所不能暇日搜掇姑以其可考者類為此編先之以師友之淵源次之以致君澤民之事業而以易簣淵冰之戒終之故於此三節特加詳焉置之凡格特條參訂後有可考又將續之是亦魯鈍者之拙工不足為它人觀也

因識其歲月于后

跋潘子字還淳集

潘頤齋集南渡後諸家之詩為三帙舉以示予暇日嘗觀之玢璫艷逸刻飭嫺冶既富矣乎予少年時嘗酷好之久而知其無益也遂不復從事於硯席間今乃不能識其用意精妙處蓋聞古人之

詩也善者興起人之良心惡者懲創人之違志故可以戒之管仲
薦之宗廟感鬼神動天地聽之者得性情之和綱常之正其化民
善俗功用如此苟作之無所益不作非所欠反彼人之逸言辭而
良心亡其傷化悖理為害甚大豈獨味腐而質酸哉今願齊魯遠
其淳古之風宜何如當使鄭衛哇淫之習不接乎耳不入乎心
玩乎三百五篇之精微上永乎葵壑韶濩之感斯可以稱此矣

德夫弟史斷跋

橫渠張先生曰觀書且勿觀史非史之不可觀也實未易觀也史
未易觀而豈易斷哉寶鑑明而後妍醜可見此心明而後是非可
決欲知妍醜先磨此鑑欲決是非先治此心實要法也治心之法
無佗亦沈潛涵泳乎聖賢經傳之中收斂齊肅而無放肆馳騁之
病則此心明矣德夫以少年時史斷見示遂推其斷史之原不
之非獨可以斷史也立身之道亦不外此

復齋書目跋

醫家書目者復齋汪君某之所編也予嘗聞其說則知醫道之甚
難昔之聖人妙參二氣精度五行推衰旺生克之由辨虛實盈虧
之理著在方冊垂世立教於是經之以道緯之以證樞機乎治法
圖衍其藥石之性前賢後哲更相發揮至近世而益備世無明師
師書可也師不常有書不常存書之功信大矣然謀利逐末者嘗
不窺見其藩牆每患其少而不患其多何也今復齋驟交扁華類
悟真機契聖規神哀功撫巧囊篋氣運管籥陰陽文坐蘭室之精
微金匱玉函之秘要莫不粧護藻繁題篆端妍不忍輕洩丹毫光
注瑞笈朋儕似爭求識面目駭神揚比天祿石渠之所藏已五方
之四矣然復齋非世其業又非有肥腴饒腐之資而所得乃如此
則其用心之勤可知也惟是心以法其不倦於濟人又可也苟
或馳騁乎永清之書氣等乎已見之書其博而愈於漢晉也

見則不患其少而慮其多矣予因跋其後而併敘之云

是則不患其少而患其多矣予因跋其後而併箴之云

陳三積約

右通齋先生葉仲成父里積規約條畫周家議論有本予嘗三復
喟然而嘆曰田不井授而比閭之法廢下無相保相賙之心上無
綱維聯屬之勢任天牧之責所以厚同體而共明命者視之漠然
周官委積吾不得而見之美隋唐義廩今亦非昔文公朱先生創
社倉之法猶可以補王政之缺一時則効者多而皆不能得全其
始終者蓋不知守其兩言其奏請固曰以鄉之有行義者主之官
司不得與後人忽此語而二病交相攻及至於壞譁然詆訾無敢
扶持豈知里積之規乃出於僅僅自足之書生蓋其學有淵源清
修約已開一鄉無窮之惠可謂仁矣予每誦朱子金華社倉記而
有感焉彼以發之甲戶止輸穀五百石以貸十保之民其惠固以
甚核不數十年其富自若而此倉已廢者何哉詩書之澤不流於

子孫而仁義之心已亡烏識吾兄弟顛連而無告者所當損有餘而補不足也視通齋今日之舉固有愧矣恨無朱子大手筆以發揚其師友之訓予不佞敢以一言相之願益詔子孫保守必家學不替則此積常豐必有憂色而無德色則此積常豐必有敬愆之心而無鄙薄之意則此積常豐將見聞者有所興起而里積徧滿天下不待上之令而周官委積之法復見於後世嗚然有三代王政之餘風孰謂善生無用於世而利澤不及民哉

跋蘇太古書

古禮書叙略一卷永嘉蘇太古所編洞見源委亦間有發明可謂有志於學禮者奈其書亡逸何每思至此未嘗不撫卷太息而有遺恨焉昔韓宣子適魯見易象而魯春秋遽曰周禮盡在魯矣不知當時指何為周禮況去籍於戰國孟子已不得學諸侯之禮而聞其略以是知周之舊典禮經不特秦燬而亡之亦已久矣河間

獻王不知何以得古禮經五十六卷藏于祕府班固既見之乃不
登載於八書中遂至於亡此尤為之可恨也今所謂儀禮十七卷
或謂此止載行禮之威儀亦非禮之正經朱子然之況二戴又儀
禮之傳乎若今之所謂六典之書胡文定父子謂王莽令劉歆撰
雖諸儒先不以為然亦以其宋歷不明與周官不合且孔孟不曾
提出語學者此為可疑耳為今學者之計既幸有三先生經傳集
解且宜研窮精究未可遽前編纂之念因書歆見而端之

跋北山遺蹟

金華王某受教於北山何先生為甚深而所得遺帖為獨盛未能
一裒褫今取指南之序於此卷之首以其得之為最先就正私淋
之二跋則警誨之綱目具在而古易跋於是終焉自是不復有所
作矣三跋皆稿也北山義理滂沛詞義溫潤獎厲勸勉之意隱然
見謙德之中如春風無迹而生意滿然今一字一畫不可復得矣

為之感慨酸楚而書于后

跋金八行家傳

浮名如潢潦朝盈而莫涸實行如黃流行遠而勢壯况孝者冠冕
百行可以動天地感鬼神豈年運消邁所能湮沒哉伏讀純孝先
生金公家乘伊人感嘆不已乾淳之間習尚忠厚公論坦明士脩
于家聲聞于外有好德之心者莫不起敬愛慕乃合邑莊人雅士
聯辭聞于郡郡上于朝隱然有鄉舉里選之遺風吁斯民也三代
之所以直道而行也豈不信哉朝省一時報可止令長吏存恤仍
復其家公又不畧安上賜且割膏腴為義役倡郡太守南澗韓公
於是旌其鄉表其里所以共明命奉天職迪彝明倫崇化善俗可
謂兩盡公終于慶元丙辰後七十有三年始克祠于學官嗚呼往
者非有勢利之挾也來者非有要譽之求也非有所為而然也此
足以見實行之著于斯人之心者自有不可得而泯也予烏知殺

百年之後不有移其所以旌于鄉者而旌其邑哉它時會有以證于之言云

跋文公與潘月林帖

文公之學昭曜今古又公之字徧滿東南然門人故家三世得公之尺牘固絕無而僅有而以文稱者尤不多見以月林先生風烈之感而文公尊禮之嚴如此文集巾乃不登載一字僅有墓道一碣而已頌二子一孫姓字猶有存者當時類粹其有所遺逸蓋不勝其衆也今裔孫死立通守不秘其傳壽諸梓以惠學者而於吾道所關豈曰小哉所以共明命昭祖武追往藉以補缺文也願不偉歟於是僭書于后

跋思成字詞

傳曰禮始於冠其月有二十曰筮曰筮賓曰宿賓曰為期曰陳器服曰即位曰迎賓曰始加曰再加曰三加曰禮冠者曰見母曰

字曰賓出曰見兄弟姑姊曰莫摯曰禮賓曰醮曰殺而又有冠義
一篇其義尤備今人於禮之始猶不肯行况三百之經三千之義
乎朱子家禮已為節文而立齋之所講行又其節文也然亦足以
為學者倡自是亦間有行之者矣昔趙文子冠見欒武子范文子
韓獻子智武子各有訓言次見張老張老善四子之言而繼之以
志在子三字今觀北山先生思成之命至矣切矣予亦曰志在子
吾子勉之

魯齋王文憲公文集 卷之十三

文憲公文集卷之十四

廬城公集卷之十四

宗憲公傳

宗憲字汝霖，號之義烏。人天姿沈毅，襟度宏遠，不敏而用，聞至大
三刑之氣，如洪不屈，讀書過目不忘。元泰定中，授左氏。起文有心，
不可欺之說，有曰：「喜曰：吾為朝廷得人矣。」泰定六年，第宣仁聖
烈書，有詔對策，限以字數，同輩相告必如詔。可中程公曰：「事有
自今日始，豈可希前例？」對策中，遂力陳特病，幾萬餘言。八年，以
尚仕郎，補大名府館陶縣尉，嘗攝邑事。吏以少在生勇之反，聽訟迎
刃而安，不淹月。大治二年，惠煥核帥鄰延，以類屬，程公力辭不受。調
屬之龍濟，今于內，兼服除調，膠西令，後治竹，數不交，雲雲捕釋盜。

數十英其廬感聖赫然丁外難服除調晉州趙城令言於朝曰趙
城前有并河汾陽之險後有晉絳蒙坑之固左霍邑右太行沃野
百里實用武之地乞援楚之漣水澶之德清命以軍額屯兵以備
不虞不報公曰今國事平無虞他日當有知言言者政和三年知
萊州掖縣都使者以朝令科取牛黃公力拒得免公曰吾之為邑
始之以信濟之以威信既享矣感亦何用五年通判登州時朝廷
遣使由海道與女真結盟公憂形于色曰軍鮮自此始矣有道士
高延招倚林靈素凌蔑郡邑公窮治其罪不顧及公巧相而婦結
廬山水間有終焉之志道士以公改建神霄宮不當許于朝而靈
素主之遂褫秩羈置鎮江公聞命就道無纖芥愠宣和三年始復
承事郎就差鎮江府酒官靖康元年北虜犯關既退詔待從舉知
御史中丞陳過庭以公薦八月召擢宗正少卿使虜以和議名公
曰虜情不可測名不正則徒收辱耳請改為計議使且謂人曰此

行必不返問其故則曰某豈能屈節虜庭上辱君命邪必死賊議者以公太剛改命劉岑九月出知磁州時太原失守真定被圍即日車騎渡河繕城浚隍治器械募義兵增濟入粟為必守計不逾月而倍上疏乞邢洺磁相趙各募精兵二萬教習之使常有十萬兵虜相為援上嘉之諸郡議不合虜再南驚公大治兵與滑澤相犄角虜知有備乃東趨大名魏縣由李固渡河乃分兵攻磁公命神臂弓射浪出義勇斬數百級士氣益奮時王雲靖康王使虜和至磁公迎謁曰聞虜已由李固渡河矣萬一如肅王為虜所留雖悔何及力請輟行會百姓亦恐王雲邀王拘虜殺三雲遜馬留王王遂還相州虜已圍京城十一月上除王為兵馬大元帥公與汪伯彥為副元帥以師入援十二月丁丑公與裨將秦光弼張德邀虜于李固渡口夜擣其壘破三十餘寨翌日王徽諸部發兵會大名樊未公至大名王議師所向公請直趨開德入解京城

之圍汪伯彥猶以和議難之獨王以為然戊子公提兵二萬趨開
 德擊虜十三戰皆捷會京城遣張激持詔書同虜騎叩關德問王
 所在且言虜再議和援兵未宜遽進公曰此為虜所脇來款我耳
 命壯士射之虜道已而王命與黃潛善分統勤王諸軍王檄諸帥
 以虜懷詐偽和實社四方之師宜審料敵勢可進則進公示諸將
 曰王已酌知虜情吾等可坐視乎請王徧檄諸道約日同進時趙
 野為北道都總管范訥為河北河東宣撫使合軍南京號宣總司
 儼然自衛殊無進兵意公移書以大義切責之皆不荅向子諶駐
 宿趙子崧守陳何志同守許閻立陞守濮曾懋守曹列屯環京城
 無敢動翁彥國以經制使總東南兵駐泗水公獨以孤軍進至
 南華命裨將陳垓出虜不意擊之虜自宛亭逼與仁府分兵寇開
 德公遣孔彥威與戰又破之公度虜必犯濮密戒權邦彥為備虜
 果至濮公遣二千騎為援敗之虜復向開德邦彥彥威合擊又破

之公親率諸軍進衛南曰兩國既和我欲入覲若父遂揮而前虜
陳兵以待公曰今前後皆虜虜壁進退等死耳當死中求生人人爭
奮無不一當百虜遂大敗斬首數千虜益生兵陽敗而却公曰彼
十倍於我一戰遽却是必有謀若罷我則殆矣即徙軍南華虜果
夜至得空壁大驚次日公自南華過河嚴擊又敗之公所得俘囚
問京城動息又得王檄知二聖北狩天扶借遷公北向號慟即日
自臨濮趨滑州由黎陽大伾邀乘輿孤進戰佗軍無一會者及聞
張邦昌僭位即回文內向先遣健步持檄慰撫京城又得王書言
僭偽義當征誅聞其出於權宜未可重擾京城不若按甲近畿移
書問故侯得其實討之未晚公即移師觀衅且後王書曰燕臣邦
昌竊據寶位改元肆赦止勤王兵纂跡顯然自古姦臣其初未嘗
不偽為謙退中藏禍心今二聖諸王北去惟大王在天意可卜正
宜有以歸天下之心不可緩也及聞都城反正貽書于王曰今日

國之存亡在大王行之得其道與不得其道耳所謂道者其說有五
一曰近剛正而遠柔邪二曰納諫諍而拒諂諛三曰尚恭儉而
抑驕奢四曰體憂勤而忘逸樂五曰進公實而退私偽公謂人曰
結怨王之左右矣不恤也又累表請早決大計王命公搃諾將於
長垣韋城衛南南華屯備五月王即位于南京詔公入對一論人
主不可以喜怒為賞罰二論人主職在任相願於親人廣眾之中
不以親疎不以遠近虚心謹擇參以國人左右之言妄立作視毋
使小人參之三論臣下有懷姦藏慝嫉賢蔽善者當使耳目之官
潛心彈糾毋有所隱上納其言將留公黃潛善汪伯彥惡之出公
知襄陽府復有割地請和之議公上疏曰陛下初紹大統奈何
遽聽姦臣之言欲割地以啖虜乎前日靖康姦臣未嘗議遣朝說
一言以告和暮獻一說以乞盟詞卑禮厚惟虜是徇終有前日之
禍宜人臣弗與虜共戴天而俱生臣意陛下亦赫然震怒一洗

前日之耻未聞有所號令作新斯民豈可復徇姦邪之議哉為是
說者既不忠不孝又壞天下忠義心而褫其氣臣願躬冒矢石為
諸將先上壯其言改知青州會李綱入相公與語及國事慷慨
流涕綱為上言緩集舊邪非澤不可遂徙知開封府是時虜兵
初退守備廢地盜賊縱橫公下今日為盜者賊無輕重並從軍法
由是群盜屏息人情始安王善者河東之巨寇也領兵七萬以
州謂京城殘破不足語勇直欲據之公自料勢未易敵戒郡統以
下守城吾將親招之單騎竟造賊寨善亦訝公之來約與公會公
略不出一語但執其臂仰天號慟徐曰朝廷二百年涵養當危難
時無一人出為時用使當時如有公一二輩豈復有今日之患今
正立功之秋王善為公忠義感動亦同聲而泣且曰敢不効力公
附耳語之曰來日當以節度使相處諸將謂公此行不復返矣及
公歸諸將出迎公曰事畢矣善隨以狀至欲卜領眾歸降且有解

甲藩甲之請公書從便二字善益心服越三日來降衆疑不天入
情涵公徵信之篤也善以五百甲騎從餘皆解甲既至左右止之
曰此留守司門擅入者剽斬善乃下馬趨入拜于庭公繼以禮接
之曰公禮相見不得不如此延之以飲臨行曰昨已許公節度便
先按照帖當即具奏善大喜且請到寨撫諸將公許之不疑既入
寨第賞有差自是軍聲大振又有王再興掠西京李貴往來淮上
楊進者號沒角牛及王進等頭項人所至侵掠公徧遣人諭以禍
福招來之群盜素服公名相繼而至楊進者尤所敬慕公曰軍中
老弱婦女久被驅虜吾不忍其無辜宜盡釋之進等奉命諸軍所
放幾二萬人楊進屯城南王進屯城北二人氣不相下一日領衆
相拒于天津橋都人頗恐公以片紙喻之曰為國之心固如是耶
當戰陣立功勝負自見二人相顧慚沮而退公之去磁也以州事
用兵馬鈴轄李侃中軍將李世隆與將校郭進殺侃為亂至是與

其弟世興將三千人歸公世隆入拜公詰其亂之由世隆詞服公
咲曰河北陷沒而吾宋法令上下之分亦陷沒耶命引出斬之時
衆兵露刃于庭世興佩刀待立左右皆悚公徐語世興曰汝兄犯
法當誅汝能奮志立功足以雪耻世興感泣其後虜犯滑公謂世
興曰試為我取之世興欣然受命勸衆至滑掩虜不備急攻之斬
首數百以歸公復厚賜之丁進者亦臣寇也其初來降人情暴沸
謂非真降者或請以兵陰衛公曰不然正當披心腹待之雖木石
可使感動况人乎及進至公慰勞存撫又呼首領者數人飲食之
待之如故吏明日按其寨進益感畏黨有陰結為亂者進自擒殺
之有相率遁者進自追治之馬臯者進之次也每戰必先登一日
傷而還公方撫勞而羽報又至公曰誰可代汝行者臯曰非臯不
可襄瘡而前數日擒一首而歸趙海亦在賊之陣也屯板橋執壘
路設橋以阻行者聞勅百芻者八人過海營海怒曰我畏爾六尉

邪志嘗之偵者以聞公呼之海以甲士五甲從公方接空處語曰
 嚴翼者誰海曰無之出報狀示海具服命械繫獄客曰姑徐之奈
 甲士河公曰何忙邪治海者某請公何預喻次將曰領眾還營海
 海已機送所司苦偏裨善護卒伍明日誅海聞者服慄會公拘囚
 虜使議者紛然獨許景衡言臣聞宗某之為尹政術卓然過人該
 勇強復撫喻善長都城帖息莫敢犯者又方修守禦之備歷歷可
 觀臣雖不識其人竊用嘆慕開封乃宗廟社稷之所在苟欲利選
 習守不識今之緒紳其威名政績亦有加於澤者乎伏望上為宗
 社下為生靈特賜主張厚加任使疏入上文悟封示公公感上
 知益自奮勵且造決勝戰車千二百乘每乘五十有五入十乘為
 隊坐作進退周旋曲折可以應用又據形勢立二十四壁於城外
 駐兵數萬往來按試周而復始沿河鱗次為壘結連兩河山水寨
 及陝西義士開五文河以通商旅京畿頗何七十五命十六縣分

守開壕植鹿角守備已周方略曰今邊胡尚熾群盜繼興比
聞遠近之驚傳已有東藩之憂幸此誠王室安危之所係天下治
亂之所關慮增四海之疑心謂置兩河於度外因成解體未諭
聖懷不報又疏云回鑾汴京是人心之所欲妄議行幸是人心
之所惡京師乃祖宗二百年基業今陛下一掃王室再造中
興之業復成每疏奏上以付中書黃潛善汪伯彥皆嘆以為在
張慤獨曰如澤之忠義若得人天下定矣二人語塞十二月虜駐
兵于河之北稍稍南渡西犯汜水北侵柞城時擾滑濬公所屯河
上諸寨欲併兵禦之因乞濟師或曰賊鋒未易當不若堅守自固
公曰去冬之變正坐此也命統制劉衍趨滑劉達趨鄭各與卒二
萬戰車二百乘以徃初岳飛犯有司將正典刑公一見奇之曰此
將材也不加之罪留之軍前至是遣為踏白使以五百騎授之曰
汝罪當死吾釋不問今當為我立功徃視敵勢毋得輕闖飛謝罪

稟命鼓勇而前竟與虜接敗之公喜統領後迁統制自是每出必
 捷建炎二年正月虜復自鄭抵白砂鎮距京城四十里都人恐甚
 僚屬議守禦之策公方延客圍碁談笑自若衆不敢言而退各以
 己意部分兵伍撤城隍之梁乘城而倍公曰何張皇如是命諸軍
 解甲歸營曰吾遣劉衍必能禦寇復選精銳數千益之潛戒曰宜
 繞出虜後設伏以待伺至擊之又諭吏曰上元在迤可舉舊例張
 燈因弛夜禁士民遊觀如平時虜不敢進衍與戰大破之遂復延
 津胙城河陰收其輜重甫及收燈捷書已至衆益大服時有詔諸
 路兵馬以勤王為名因聚為寇議所以杜絕之公上言曰向者京
 城被圍天下忠臣義士憤痛爭奮越數千里勤王當時大臣無謀
 不能撫而用之致有前日之變動王之兵例皆襁棄犒勞賞給不
 霑流離困死弱者淪於燕壑強者變為寇盜豈其本心皆上之人
 無以勸之故尔今乘輿以蹕淮南中原民無依歸故茲完乘輿而

起且河東河西不肯從虜者皆自保山寨點其面各立名號以堅
報國之心今所放黃榜有云遂假勤王之名公為聚寇之患如是
則勤王者解體而河東河西民皆失望臣固知非陛下之本心
乃代言者不能推廣德意失言願別降詔以慰元元二月虜犯西
京公命統制官李景良閻中立郭俊民等領兵萬餘所趨鄭大寨
為虜寨中立死之俊民降虜景良南遁公捕得之曰一勝一負兵
家之常不勝而喘罪猶可恕私自逃遁是無我也兵法固如是邪
命斬之繼而俊民與虜將史官人燕人何仲祖王義等以數百騎
直抵八角鎮與丁進遇擒之初欲持書誘公既生致麾下公曰郭
俊民吾統兵官也失利就死尚可為忠義鬼後有知者不失血食
今全軀苟活反為虜人用何面目見人乎命斬之謂史官人曰京
城不守主上巡幸領重兵在近畿命我守此有死而已何不
死敵我反為京女子語脇我邪亦斬之謂何仲祖曰尔本吾宋人

脇從而來豈出得已。犒而縱之。虜又犯滑。公曰：滑衝要必爭之地。失之則京城危。不欲再勞諸將。我當自行。梁州防禦使張樞請自効。公大喜。即以銳卒五千授之。樞至滑。率將士迎敵。虜衆十倍。或請少避之。樞曰：退而偷生。何面目見宗元帥。鏖戰至暮。虜少卻。公遣統領王宣以五千騎往援。未至。樞再戰死。之後一日。宣與虜大戰于北門外。士卒爭奮。虜退。河上宣曰：虜必夜濟。收兵不追。及半濟而擊之。殺傷甚衆。公命載樞喪歸。為之服。總厚加賻。卹仍請于上。贈樞拱衛大夫。明州觀察使。錄其家四人。虜自是不復犯東京。美王策者。遼之舊將。善用兵。虜以千騎付之。往來河上。公密遣統制官王師正擒之。釋縛解衣坐之。堂上諭以悟義。協討策感泣。誓以死報。且具言虜中虛實。公益喜。大舉之計遂決。時招撫河南群盜聚城下。又募四方義士。合百餘萬糧。支歲半。公聞西河州縣虜兵不過數百人。餘皆脇使。胡服日夜望王師之來。復上疏大略言。

今之士大夫曾不為。陛下思祖宗基業為可惜。父母兄弟僕
望救獲之意。西京陵寢。賊所據。未有寒食祭享之所。又不為。
陛下思京師者。天下之根本。億萬生靈之塗炭。陛下早回九重。
則天下靡有定止。止遣中使撫喻時契丹九州人。日端中國者。
公引近座。側推誠與語。期奮忠義。給資糧遣之。且賜以公憑。候官
軍渡河。以為信驗。各令持數百本。又為榜文。散示陷沒州縣。及為
公榜付中國。被虜在北之人。連結諸路豪傑。曰。事可舉矣。會諸將
約日渡河。故表請。上還京。尤力。且言。丁進有衆數十萬。頭守京
城。李成。顧扈從。還關。揚進等。領衆百萬。頭北渡。茲三頭。頭人皆同
言。協恭共濟國事。陛下速歸九重。盜賊戎虜。皆無足畏矣。不報。
三月。再上疏。且言。今城壁已增。固樓櫓已修。飾龍濠已闢。浚兵械
已定。備寨柵已羅。列戰陳已習。熟人氣已勇。銳蔡河五丈。河皆流
通。陝西京東滑臺。京洛。著賊已皆掩殺。望陛下毋聽姦臣之言。

以矣兩河之心沮萬民之氣又奏曰臣欲乘此暑月追王彥八字
 軍取懷衛洛相寺州遣王再興護西京陵寢馬廣等取大名洛相
 真定揚進王善李貴等各以所部分路並進既渡河則山水寨忠
 義相應者不啻百萬願陛下早下還京之詔臣當為諸將先則
 我宋中興之業必可致疏入黃潛善等忌公沮之公尹京幾歲
 武備不擾而辦屢出師剽虜抗疏請上還京凡二十餘奏初述
 都人之言曰陛下何不認我宗廟乎何不眷顧我朝廷乎何為
 使我社稷無所依乎何輕捨我生靈使無仰乎是都人之望陛下
 下切切如此中則斥大臣之姦臣託曰時巡意圖偏伯忘宗廟朝
 廷之重違天地神明之心棄大一統之規模毀二百年之基業且
 天下陛下之天下彼姦臣何恤於存亡如京師陛下之京師
 想儉安知夫去就但知親屬婦在江湖寧顧中原變為夷狄終
 則力陳其不忠不義者持祿保寵動為身謀謂我祖宗二百年大

一統之基業不足惜謂我京城宗廟朝廷府庫不足戀謂
天眷不足救謂諸帝陵寢不足護謂周室中興不足紹謂晉惠
轍不足羞謂巡守之名為可効謂偏地之伯為可述儲金帛以為
賊資繕器械以為賊用禁守禦之祿募慮勇敢之敵賊也搭保甲
以勅軍慮流移之復業也敷罔天聽凌蔑下民凡誤國之事無不
為之言極切至而嫉者益深公嘆曰吾志不得伸矣疽發病甚諸
將排闥入問公矍然起曰吾固無恙正以憂憤成疾耳而能為我
殲滅醜類以成主上恢復之志雖死不恨衆皆掩泣曰願盡死諸
將出公曰吾度不延此疾古語云出師未捷身先死長使英雄淚
滿襟遂薨實七月十二日也年七十遺表猶贊 上還京先言已
消日渡河而得疾其末云囑臣之子記臣之言力請鑿輿了還京
闕大震雷霆之威出民水火之中夙荷君恩敢忘尸諫 上已除
公門下侍郎御營副使停前東京留守命未下而訃聞贈觀文殿

學士通議大夫謚忠簡以社充代公留守都人請於朝以公子頴
得士卒心請繼其任詔以頴充留守判官充無意於虜盡反公之
所為將士去者幾盡兩河豪傑皆不為用頴力丐終喪以婦葬于
京口之峴山公平生律已甚嚴自奉甚薄方謫居時饘粥不繼吟
嘯自如晚年俸入雖稍厚食不重味衣弊不易曰君父方側身嘗
膽臣子乃安居美食邪親戚故舊貧者輒予之家無留儲同舍生
蘇迪先公登第音問不通者累年一日挈家謁公繼以疾告公徃
視尚能以後事屬公既卒公恤其家備至以其女妻修職郎康森
且以己女妻森第為以申親好其子從公討賊補官為文登令公
之急義如此者衆依公活者幾百人死之日風雨晦冥異常連呼
過河者三無一語及家事都人號慟朝野相弔出涕三學之士為
文哭公者千餘人子頴終兵部郎中孫五人嗣蓋嗣尹嗣旦嗣長
嗣安曾孫亦有五人曾憲誌其墓云

大庾公世家傳

天地變化后皇妙合有五子人曰混沌氏赫胥氏若木氏金天氏
中央氏帝出乎震木德先王封若木於東方寅出日啓土功掌萬
物之生列受姓氏爵為上公子孫繁茂散居四方有三萬八千禮
其顯者有柏皇氏栗陸氏其餘材器皆足任使惟不失若木氏作
酸之正性者獨梅氏之宗焉梅氏二子長曰不次曰仁不字伯華
仁字仲實伯華者精神玉雪德馨遠聞風霜不得而摧沮東皇不
得而料理也故世世以風節自高仲實者生意滿腔較身堅若方
其青純年少世味生澁遇之者裂吻蹙頰縮舌備齒及其禮胖德
老衣狐裘佩金珙色和氣溫時人羨之曰樂只君子遐不黃耇既
而祚國於燕被玄袞與魯咸共治正天下精淳醲郁之味養民生
日用之和與聖人同功在武丁時得傳說爰立作相以代咸命之
曰昔甘盤虛己受和惟咸惟仁文濟厥德沃朕心用協調于萬邦

為治若和羹尔尚武乃前猷允協于中因俾咸仁專美于我有商
 後世稱賢相者皆咸仁之緒餘云五世孫標仕召南為大夫佐文
 王之化男女得以及時詩人歌之周公采而次之國風用之於閭
 門鄉黨邦國之化天子思標之績徵其子慈俎豆乎祭祀賓客之
 閭俾修其祖業裂江南之地封之歸若木之爵都于大庾從孫弁
 仕王國與乘陸氏之後同封為嘉侯以病坐廢依終南之族不遷
 遂分南北枝周衰秦一海內大興宮室渡渭屬之咸陽荒淫怠政
 事皆决於李丞相拔擢同彙凡祀梓榭楠檜櫛椳檣檀杻檀之
 徒連茹並進封五大夫而黜扶蘇二世降軼楚羽屠咸陽舉若木
 之族而悉焚之昔之被服青丹聖之榮者皆煨燼之末秦尚方
 棄德而構君幸無以材稱者伶俜礪谷固自若也雖免於難而蕭
 條亦甚矣於是南枝獨盛北枝寒落漢一再傳冕鉞用事假托皇
 味疎聞骨肉照徽東南大庾之裔不復登廟堂浮沉于世為墜士

人... 軍... 曹... 兵... 迷... 道... 三... 野... 病... 渴... 療... 之... 雲... 仍... 有... 名...

深人治人輩之所敬事曹操引兵迷道三軍病渴療之雲仍有名
林者避世山澤標詭於衆曰吾引着等見林笑軍士津津然喜躍
名重當時尚如此嗣伯華者卒不偶於三代曠時歷漢魏亦無聞
人當宋文帝陸凱落南見名春者字一之玉立龍首驚喜歎賞采
驛薦之上國天下始知名又有姓名者風姿清麗尚武帝壽陽公
主副笄六珈充耳琇瑩光彩莫比時人榮之然伯華之風流醞藉
高蹈塵俗蕭散狐特喜徜徉於深山絕谷斷橋流水竹籬茅舍之
外與雪月爭妍雖與徂徠十八公渭上蒼庭筠為莫逆之交然二
子者徒耐歲寒不改其操當是時奕彩煥發清芬滿天地二子拱
手下風不敢班也後世乃有如差者稟富貴失身帝王家伯華之
家聲頓減一宗舍垢長往唐宋文貞公鐵石心腸為時端人伯華
之枝始有出而與之交自是騷人詩士爭先延致苟非其人語言
無味也至我本朝如蘇黃輩傾心從游播之歌頌惟處士林和靖

有藉香疎影之句識者以為善於形容夫以冰清玉潔之姿雅度
孤標與騷人詩士疇風醉月於荒寒寂寞之濱聲音氣味之字感
宜也自三代以下未與有道者交也引而置之莊岳之間自伊川
程夫子始夫子中興聖學英才萃門嘗進梅生藻而與之言曰子
知藻之榮枯乎此陰陽升降之大節也然逐枝逐葉自有一榮
枯蓋各有一乾坤也藻曰物物各有一消長亦不外乎一大消長
此理一分殊之謂乎夫子莞爾而咲曰藻也始可謂言道也矣梅
生得聞大道之要頗有矜色同門有龜山楊先生者深戒之俾其
好義者歸向是涵養蓋粹紫陽朱夫子一見如故人有尊中向裏
說盡心期之語南軒張先生識于長沙王令尹坐上自謂平生佳
絕無以喻此性性因伯華而思仲實慨然懷古於鼎味之中遙遙
世貴人咏其德久而不忘恨深本厚者如是哉東海之外真臆之
處有隱士者黃衣襟者清馨疊疊藤人慕梅君之令聞願為假子

風骨絕不相似世人妄之而未察又有名梁者世傳其嘗佐高祖
水能興雲雨越人祀之其言荒誕君子不取也史臣曰梅氏之先
有二揆一在商末封為伯以忠誠諫紂為紂所聽屈原賈誼深悲
之漢成帝時綱解紐九鼎持移南昌故吏名福者乞斬佞臣頭而
蘇和為之縮頸至我家有名亮臣者與六一居士為金石之交以
詩文稱而忠諫不達吁何其寂寂也伯華仲實之後賊衰不齊毋
足怪者獨以愛華棄實之際於此可以觀世變近世好奇之士又
訪梅君之長老蒼尾龍鐘槁項而黃馘者爭貴重之華實之衰不
問也此又世道之一變後世鼎彝不調尚偽忘真至以鼻吸斗酢
為相業獨魯咸子孫衍禘於天下廟堂之上日夜思所以重其聲
價為國家之大利乃以回天下精淳醜鄙之味以養民生日用之
和為不急之腐談嗚呼人莫不飲食也鮮能知味也

託物作史以文為戲自韓昌黎傳毛穎始當時貪常嗜瑣者

帖帖然動其喙咲以為怪惟柳柳州奇之又有董華傳非筆
筆法它人竄入無疑至坡公乃作羅文業嘉黃甘陸吉江理
柱諸傳屏山劉公亦有蒼庭筠傳李忠定公又有武岡侯文
城侯文信侯三傳亦各有寄興焉予與大庾公託契舊矣病
暑無與語遐想風致為作世家其原深流長有不容不畫著
見者未必怪也終自媿其常且瑣耳

香齋王文憲公文集卷之十四



Handwritten marks on the left edge of the page, possibly a page number or a small note.

Small red stamp or mark on the right edge of the page, partially visible.



江蘇巡撫採
購備選書籍

0037

008109

0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Inches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Centimetres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TIFFEN Color Control Patches

© The Tiffen Company, 2007

Blue

Cyan

Green

Yellow

Red

Magenta

White

3/Color

Black



江蘇巡撫採
購備選書籍

0037

008109

蘇州府藏書

